

吉狄马加和阿来一致推荐

《古路之路》记录悬崖上的梦想起飞

坐落在大渡河峡谷之上的雅安市汉源县古路村很险，平均海拔2000多米，2010年才通电，2017年仍不通公路，当地的彝族同胞常年只能通过悬于绝壁的藤梯、钢梯和垂直高度近1000米、宽度不足1米的“骡马道”与外界联系。

如果把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比作长征路的话，那么古路村就是极难攻下的“腊子口”，也是难以攻克的顽垒。从扯着藤蔓攀岩到钢梯嵌进绝壁，再到索道飞架南北。从壁立千仞的绝壁幽谷中走来的古路村——“悬崖上的村庄”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最近，书写古路村脱贫攻坚生动实践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古路之路》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是四川省作协“万千百十工程”重点创作作品，也是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还是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书中以“脱贫攻坚”为大背景，着力反映了古路村村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实现脱贫奔小康的历程，同时也不回避脱贫过程中的思想碰撞、利益冲突，并对脱贫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客观的总结，说真话、实话而不过大、空话，十分难得。作者陈果对基层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创作《古路之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密集到访古路村，深入村民家中体验生活，与村民促膝长谈，采访相关部门和关心古路村的人员，写下了三大本采访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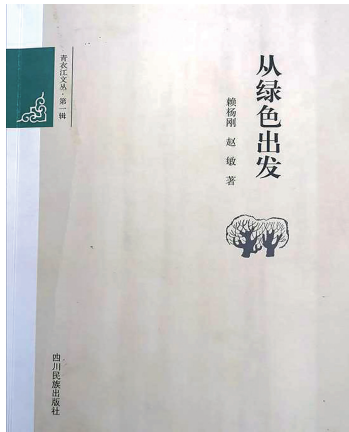
这本书也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和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阿来的推荐。吉狄马加在推荐语中写道，“当我们千百万的同胞见证了一个民族在脱贫攻坚中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自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时间的入口已经被真正打开，而我们对明天和未来的向往也都会最终在我们的奋斗中变成现实。”

阿来则这样评价，“古路村在中国版图上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点，但在陈果的书里，却是他用脚、用笔、用心丈量出来的跨越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辽阔天地。”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农民工诗人赖杨刚。



赖杨刚和妻子赵敏合著的诗集《从绿色出发》。

“又能够整整齐齐地穿上工作服/没心无肺地同扳手、钳子、润滑油/扮个可爱的鬼脸……”疫情平稳后工厂复工，赖杨刚回忆起在深圳打工的情景，写下《开工了》这首诗。虽然已经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农民工诗人”仍是赖杨刚身上最大的标签。他喜欢这个称谓，“这符合我的身份，更符合我对诗歌的追求。”

今年四月，作为石棉本土诗人的代表，赖杨刚和妻子赵敏合著的诗集《从绿色出发》出版。这部诗集汇集了他十余年来创作的诗歌，从农民进城务工、规划拆迁、新农村建设，再到脱贫攻坚、返乡创业，他以农民工的视角记录了城市和农村的变革。

贡嘎山下，大渡河畔，赖杨刚白天在工厂做工，黄昏在田地里干活，晚上在阁楼中写诗，用每天的生活滋养他的创作，用持续的写作践行他最初的理想，“我的初心就是诗心，文学和生活从不矛盾。”

农民工诗人赖杨刚：用诗歌给当下的农村立此存照

安靖坝的写诗少年

赖杨刚在石棉大渡河边的安靖坝长大。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父亲总是一边种田，一边将古体诗编成歌曲唱出来。父亲在田里唱，他跟在后面学，村里人因此叫他们“大破锣”和“小破锣”。常常是他们在河边唱着自编古诗，河对岸安顺场的彝族同胞在唱山歌。这些在田野河畔听到的诗和歌，成为赖杨刚最早的文学启蒙。

初中到石棉县城上学，是赖杨刚第一次离开乡村。同桌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同学，喜欢读诗和写诗。为了和同桌比肩，赖杨刚开始读席慕容的诗，模仿她的风格尝试写作。最初只是暗暗希望能和同桌一较高下，写着写着他慢慢发现，这些诗句似乎从一开始就潜藏在他体内。

从那个时候开始，赖杨刚再也没停止过写诗。开始只是草稿纸上的自娱，后来这些诗歌陆续发表在报纸杂志上。

毕业以后，赖杨刚被分配到县农机局上班。对于一个农村走出去的孩子，这份工作让他的父母为之自豪。工作之余，他坚持写作，不断发表作品，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创作者。害怕自己坐井观天，他又参加了中文自考，如愿收到北大作家班的录取通知。但因为要脱产学习，单位领导坚决不同意，他只好放弃。不久以后，他又收到中国青年文代会的邀请，认为写诗无益于工作，领导仍然不同意他参加。

这两件事让赖杨刚意识到，在家乡守着铁饭碗，似乎没有办法坚持自己的理想。1995年，不顾父母的反对，赖杨刚辞职南下，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来自理解的力量

1995年底，在深圳一家石材厂，赖杨刚已经工作了大半年。因为性格直率惹了麻烦，他被这家工厂开除。一时找不到工作，身上的钱也快用光，为了节约住宿费，他甚至在广州郊外墓地里凑合，后来赖杨刚走投无路来到东莞。

刚到东莞住进一家旅馆，他的整件行李被小偷偷走，里面除了衣服和几百块钱，大部分是他写诗的手稿。多年心血付之一炬，赖杨刚瞬间泄了气，似乎老天不让他继续，他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

第二天打开房门，看到行李放在门口，里面的手稿一张不少。小偷留了一张字条，说将钱先借走了，把这些手稿还回来，还希望不要走他的路，继续自己的文学梦想。小偷冒险将手稿送还，还留下这样一番肺腑之言。“文学的力量或许正在于此，能够打通人与人的界限。”从那天开始，赖杨刚发誓，“我要正常的生

活，我也要继续自己的文学梦想。”

他找到一家五金冲压厂工作，白天在厂里开冲床，晚上下了班就躲进工棚写作。独自在异乡打工，文字成为他唯一表达和宣泄的出口，创作欲比在家乡的时候更加强烈。看他独来独往，不与外界打交道，厂里一位大姐对他格外照顾，他一直心存感激。

快到大姐生日，赖杨刚没有拿得出手的礼物，想写一首诗表达谢意。他下决心要将这首诗写好，整日都在脑中酝酿。一天开着机床打着腹稿，手不自觉伸进了机床，手指受了伤，厂里不仅没赔偿，还直接将他开除。在养伤的半年时间里，这位大姐一直接济他，让他专心写作不必担心生活。

多年以后，这位大姐的妹妹找到他，说她病死前给他留了口信，希望他能坚持写作。

“那个写信给我的小偷，一直帮助我鼓励我牵挂我的女工友，让我在茫然的世界里没有做出超越底线的事情，始终把文学作为一种追求。”赖杨刚心存感激。

从“白火石”到“赖诗人”

待过建筑工地、五金厂、石材厂和玩具厂，在深圳辗转打工的十八年，赖杨刚一直没有放弃写诗，车间工地和机械零件都是他的创作素材。

新世纪农民工诗人的涌现，成为文学界一支新兴的力量。据统计，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有差不多2000万在写作。赖杨刚也很快在网上找到一隅天地，不仅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当上《中国小诗网》的超级版主和副站长，还结识了如今的妻子赵敏。

赖杨刚和诗友们合办了《中国小诗》，里面收录了许多诗歌爱好者的作品，不仅有各种诗歌类型，还有诗歌理论的相关文章，诗友们一起探讨诗歌创作的心得和小诗的未来。

2012年，为了照顾年迈生病的父母，赖杨刚带着妻子回到家乡。在城市打工的这些年，他创作了许多有关家乡的诗歌，记录他童年时期的绿水青山。回到家乡以后，目之所及皆是新农村的建设和返乡创业的大潮。在赖杨刚看来，如今的村庄更有魅力，“既有现代文明的清风熏染，又有传统农耕文化的沉淀，新与旧，美与丑，先进与落后，时尚与传统，都在村民的心里反复交揉，构成独特的时代表情，复杂的内心世界。”

刚回到安靖坝时，村里人觉得他整天胡思乱想，说他是“白火石”。他白天在工厂做工，下了班帮妻子做农活，晚上的时间全部留给诗歌，“我像种庄稼一样辛勤，像照顾猪鸡一样细心，我照料着自己的诗歌。”四年时间，他发表了2000多首诗，其中许多都在赞美家乡的自然风土。身边

的人也开始称呼他为“赖诗人”。

今年，在脱贫攻坚的政策下，文化扶贫成为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要举措。赖杨刚的诗歌得到雅安市委宣传部的重视，在雅安市委文联、石棉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的大力扶持下，他和妻子的诗集《从绿色出发》出版，被评论为充满“土气、人气、豪气、野气”。

配合新农村的建设，他将自己的诗称为新乡土诗，“我永远走在文学的土路上，我有责任用诗歌给当下的农村立此存照。”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赖杨刚代表作

被民歌咬过的孩子

我是被民歌
轻轻咬过的男孩，我的微痛
是蔬菜。我是被
爱情慢慢咬过的女孩，我的心跳，从此
缺了一块
就算你要恨，也别在我的缺口处
建好看的房子。建步行街，博物馆
请养牛，再种点花草
明天开始，不管你往哪个方向
流浪。你啊，总走不出
我的小小的缺口
我的——
敕勒川，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

不准互相拆台

风湿，慢
心绞痛，快
我和我的距离，不是大白菜，不是胡萝卜
当然，也不是天晴和落雨。更不是
啊，蜻蜓后悔
蚂蚁搬运大地，劳累。我和我的距离
不是裙子隔着内衣，不是高跟鞋说出
唇膏的忧虑
我和我的距离，不是
镰刀刚刚迷上丰收，农家粪就已经
淡忘了手推车
筛子筛风，簸箕晾云；我和我的距
离，不是
中草药，不是冰淇淋，不是鲫鱼戴项链
灯给燕子，写情书
我和你，男和女
是大地顺手扔在小村的旧破烂。最
后，被苍茫收回
成为孩子们新鲜的悼念
我和你，属于山神
河妖，土地爷，树精，花魂
施展法力，逼使传说和歇后语都不准
互相拆台
掉以轻心

